

我的一只眼睛

没有流泪

张黎明 廖国栋

花城出版社

我的一只眼睛沒有流淚

張黎明 廖國棟 著

廣東文學節辦公室主編

粵新登字 05 號

我的一只眼睛沒有流淚

張黎明 廖國棟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蔭路 11 號)

廣州市新華書店經銷

廣州紅旗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開本 5.875 印張 2 插頁 130000 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 冊

ISBN7—5360—1976—9

I·1677 定價 6.00 元

献 辞

陈国凯

举办广东文学节是个创举！

提倡文人有文，文学有节；反对文坛上的庸俗作风和市侩主义！

在严肃文学困坐愁城，低俗出版物得意扬眉之际；当文学圈子还咀嚼着个人小小悲欢吁长嗟短之时，广东文学节着力组织广东作家面向时代、面向社会、面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，认真撰写作品，并筹资将数十本反映现当代生活的作品一齐出版推出，不失为一种壮举！

时代呼唤文学；文学呼唤正气；文学呼唤大风之歌！

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写在广东文学节的旗帜上，写在广东作家们的心坎里。

文学之树长青！

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

我住在8楼。公司给我们每家每户的门上都安了一只防盗眼，这小眼看人不是人。我讨厌这个从里往外瞧的小洞，但总不敢鄙视它，不管怎么说，做人得多长一个心眼，就像这防盗眼。就算你里里外外都是人，那又怎么样？别人总以为你是贼，除非你打定主意不进这个门。

我能把自己怎么样？谁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要说尽管说去，但别来找我，听不见我当你没说。惹恼了我，我跟你没完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是活过来了，活过来可不容易。被人坑多了，自然就掌握坑人的本领。即便不坑人，也能保存自己。

小楼足够高了，上上下下可以锻炼身体。我从不抱怨。有一只防盗眼，有一个安全的窗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黄主任住在四楼，不就在我脚下吗？别以为爬得越高越好，在住房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。具体问题确要具体分析。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，要讲究辩证法。

这个周末的晚上，独个儿呆在家里，实在闷得慌。尽是胡思乱想。可总得想点儿什么，要不，我把自己往哪搁。

一阵铃响。

我猫着腰贴近那小洞，外面漆黑一团。

不让我瞧，就老实给我在门外站着。这时候，我可没心思开

玩笑。

门外哈哈大笑。

原来是你，果然不出所料。这世界就数你活得痛快，都30岁了，还有滋有味恶作剧。

穿着粉红色运动衣的小妹一团火似地飘了进来。她把自己重重地扔在沙发上，脚一跷，搁到我老婆擦得透亮的茶几上。谢天谢地，老婆值夜班了。

“哥，我要嫁人了。”

“嫁给谁？”

“谁还不一样？”

“是妈常说的那位小佟？”

“不，他活生生憋到美国支了。美国，美国，美国学校，美国学位，又是美国旗美国国庆，还唱美国歌，哗啦啦流美国眼泪。真有意思，他说他要想尽办法留在美国。我把他的信点着了，去烧墙角边一群浩浩荡荡的蚂蚁。”

真拿她没办法，出口伤人。我该说点儿什么呢？犯不着排外嘛。犯不着闭关锁国嘛。美国有什么不好？美国《星球大战》打得有声有色。我们尽干些什么？一天到晚只知道修理地球。现在懵了，做梦都梦见美国。

“哥，我要把自己当烂肉卖出去。”小妹笑着说。

她居然能笑着说出口。她要嫁给一个王八蛋，姓王，香港人。恋爱经历很简单，有来有往五六回，洋酒喝了不少。王先生比妈年长一岁。小妹图什么？王先生答应买一幢房子给她，小妹就图安静。这世界够无聊的，无所谓再无聊一次。反正死不了，死不了就要图个安静。这头婚事，妈绝对不会同意，姐姐准会一百个反对，对她们要保密。小妹要我这当大哥的见王先生一面。

好哇，小妹真绝，在我身上打鬼主意。她图安全，我呢？顶多

是多抽几根万宝路香烟。总不能为抽外国烟葬送小妹吧，这事真难办。小妹就是叫人猜不透，再糟也不会糟成一块烂肉。我一直挺欣赏小妹的所作所为，她要成了烂肉，我肯定是烂白菜。小妹推我当挡箭牌，烂白菜给烂肉鸣锣开道，她这招真绝。

谁叫我没钱，谁叫我拿不出一幢房子，那就得去见王先生。也许王先生不像小妹说的那样糟，好歹见上一面。

我们家里，小妹最坦白，说话办事最恨藏头露尾，可谁也不理解她。妈当她傻子，姐当她疯子。实话说，我爱她疼她，可从未明白过她。搞文学究竟是咋回事？越弄越糊涂。你说是马，她说白马非马。你说辩证法，她说纯属诡辩。不过，有些话小妹说的也有道理。比如说“当你用高尚去要求别人时，最容易省略自己的卑鄙。”正是这么回事，我时常在花丛中看见鬼脸。卑鄙和高尚是一对孪生兄弟，缺一不可。没有丑恶，正人君子早死绝了，凭这点，就明白翻开手上的许多书，为什么尽看到漂亮动人无以伦比的词句。早些年，我没结婚，小妹爱把她那群舞文弄墨的姑娘带回家里，还怂恿我追求她们。别说娶她们为妻，我窝在自己小房里听她们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男人，也会不寒而栗。全世界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死绝了，才能平息她们的深仇大恨。那个弱不禁风的瓜子脸作家口口声声叫嚷“割韭”，那个有双杏圆眼的女诗人说要允许“男妓”的存在。明明知道她们嘴里的男人一无是处，可一到她们笔下就灿然生辉。这样的女人，我可惹不起，一会叫你上天堂，一会叫你下地狱，我还成人样吗？

我的小妹，念大学开始写小说，写到今天，几十篇小说只发表了两三篇，她写的是她自己，没遮没掩，都是大实话。我看报纸上许多牛皮文章要好许多倍，怎么会发不出去？有一篇还被当作内部材料批来批去。她恼了，一把火烧掉了几十篇东西，一面烧一面唱歌。我看着心酸。她在大学里如果修的是理工科，或许

就没这些烦恼了。她快刀斩乱麻干脆改了行，弃文从工，跑到一个工厂当车间主任。风风火火干了半年，看不惯这，看不惯那，光明正大和厂长干仗，背地里骂自己熊包。说辞职就辞职，今天辞职，明天就买了张北上的车票，转悠了半个中国，流浪了快半年。回家的时候，身上只剩五毛零五分钱。往常，她朋友众多，三五成群谈什么“自我”。现在谁来了，她自个儿叼一支烟，扔给你一支烟。她吐一个烟圈，你吐一个烟圈，她准冲你笑。你要谈“自我”，她会笑着轰你出门：“清谈个屁！”你要说“别冲动”，她反驳你“冷静有屁用！”说的也真棒，再冷静下去，我真成冰块了。因为这些，我喜欢小妹。

妈把一切都归罪于不冷静。

胡耀邦一辞职，小妹笑得前仰后翻：“妈，你们的总书记冻了。”

妈一脸沉重，许久仍是那句话：“他太不冷静了。”

小妹搂紧妈的肩膀，眉毛一扬：“他都冷不下来，你能冷到哪里去？”

小佟赴美留学前来辞行，妈对小妹说：“你这样的人，不如也到美国留学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适合在中国。”

小妹拍着妈肩膀，满脸笑容：“老赵、赵芳，我上吊的时候，申请用美国绳子。”

妈对小妹是狗咬刺猬无从下手。小妹是她的沉重包袱，为了放下包袱，她托过不少亲朋当小妹的“红娘”。她总说小妹“不成熟”，必须找个“成熟”的丈夫。小妹也冲妈咧嘴笑：“怎么不成熟？何止熟，简直要烂透了。”

小妹要真的下嫁王先生，妈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

我恨不能变成孙大圣，化出一幢房子来，叫王先生滚一边去。我还有什么好说，我什么都拿不出。我好不到哪里去，求爷爷告姐姐，千辛万苦，总算住上八楼。我废话少说，老老实实见王先生。我们约好下周末见王先生。

红旧布，红地毯，红酒。戴顶小红帽的女侍应走到桌前：“先生，请问要点什么？”

就这时，还是穿粉红色运动衣的小妹一颠一颠冲我来了，没见她胳膊上挂了个男人。

“王先生哟？”

“吹了！恶心，见了他就想吐。”

这么简单明了，解决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不用见王先生，真是谢天谢地。

“哥，咱们喝酒！咱们跳舞！”

喝酒就喝酒，这种时候，我和小妹同舟共济。钱，我口袋里有钱，我正好领了工资。小妹，咱们痛痛快快地喝。

“哥，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”

她话音刚落就站来：“咱们跳舞。”

喝酒，我奉陪到底。跳舞，我可真不行，我说不行，小妹偏不让我自个儿呆在舞池外，她一把拉起我，推着我走。

“行，你想怎么跳就怎么跳，准行。”

我跌跌撞撞，一上去就让人踩了脚。迪斯科算什么玩意？我妈说它能治百病，她的风湿关节炎就是跳迪斯科跳好的。我跳迪斯科却像大病了一场。别人扭，我也跟着扭，屁股扭得一无是处。看着别人那动人潇洒的屁股，我就伤心。都说迪斯科最容易跳，根本不讲章法。世界上居然还有不讲章法的东西？可见我命不该绝啊。我这辈子糟就糟在太讲章法了，简直是穷讲究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结果呢？左右不是人。我越看心里越气，手脚越

不听指挥，越不听指挥越火冒三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左挥右舞，左冲右突。我跳迪斯科其实也挺不错，我发现手脚足够灵活的。都说商场如战场，我看舞场也如战场。你不在乎周围的人，你得勇敢地上。人是什么东西，不就是那些忽红忽绿，叫人头晕眼花的怪物吗？

小妹甩胳膊甩腿，叫人眼花缭乱一团火球，在舞池中滚来滚去。我的小妹还不时张开红唇，呼出气，谁都能看见她晶亮的皓齿，当然，谁也不会像我那样留意她的两只特别白的大门牙。那是假的。真的让我这亲哥哥一拳打掉了。那年，妈给关进牛棚了，小妹天天给妈送饭。这天，她哭肿了眼睛，说什么也不去，她害怕路上的人嘲笑她，还用石头砸她。她七岁了，没桌子高，穿着我的旧棉袄，拖到脚踝。她真丑，嘴巴占了一张脸，哭起来更叫我浑身发毛。她把饭盒推到桌边，扁起嘴，清鼻涕落唇上。真要命，她不送，难道要我送？要我被马路边的人指指戳戳？要我当着看守的面尝饭食，验明无毒？我掏出5分钱，把这早餐钱连同饭盒塞到她手里。她要挣脱我的手，我当然不让。她咬我，狼崽子一样发狠地咬，我一拳打过去，两只门牙敲下来，解决了。我是疯了，确实是疯了，又疯又可怜的王八蛋，不敢顶灾受难，要一个7岁的小女孩当盾牌，真不是东西。我一咬牙，提起饭盒就走，一路走一路骂王八蛋，骂够了，饭也就送到了。

小妹软软倒在椅子上，举杯，昂脖，倾酒入肚。

“哥，没劲，真没劲。”

她把我的酒杯抓过去，又一饮而尽。

“这样蹦，那样跳，算啥？哥，真不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搁！”

往哪里搁？前后左右，都一样。小妹又举杯，眯起眼看着透明的酒和杯，透明的酒透明的杯，不分彼此，都一样。

我拿过她的酒杯：“跳舞吧。”

“跳舞？能跳上天堂吗？”

小妹苦笑，她伤心透顶。

小妹，别伤心，那王八蛋早该见鬼去，早吹了早好，一幢房子有什么了不起？别为一幢房子卖了自己。

“哥，你绝望过吗？你想过死吗？”

我？哪有空闲绝望！一天 24 小时，连做梦都离不开公司。要命的合同，要命的公章，折腾来，折腾去；死去活来的 360 天。死？人总有一死，好死不如赖活。想想别人，就能心平气和。我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凑合着过吧。中国人有句老话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既然要我活，我就安安心心活下去。我没说要活，可谁也没叫我去死。活着你能胡思乱想，闷坏的时候能抽烟喝酒跳迪斯科，还能从八楼往下跳。死了，还有这份福气吗？活着总比死了强，要比较，才能鉴别。有的人还千方百计长生不老呢！我为什么要死？

小妹突然笑起来，她说自己真蠢，话没说完，眼泪从那睁大的眼睛里滚出来。她不是小时候那丑丫头了，漂亮女孩子有的，她都有：黑亮眼，白皙脸，红樱唇。她还才思敏捷灵气逼人，许多漂亮女孩子都缺这个。

“哥，我快 30 岁了，我害怕 30 岁！”

“别怕！”

小时候，我牵着小妹过马路，总这样说。

“哥，你的白头发多了，你怕吗？”

白头发有什么了不起？小妹是在揭我的短。是的，我害怕过白头发，我让小妹给我拔白头发，一根白发一分钱。我早就什么都不怕了。除了鬼，什么都见过了，连死都不怕，还怕白头发？

“哥，你真够意思！”

我笑了，当然，我是闯世界的人，不比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，

光看不做。

“哥，你希望什么？”

希望什么？我的希望可多了，三天三夜说不完，希望自由自在单身一人，希望明天能顺顺利利签了那份合同，希望你找个你看着顺眼我瞧着舒服的丈夫，希望你嫂子别惹我生气，希望母亲越活越年轻，希望我喝醉了也不讲糊涂话。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总不能希望太阳是绿色的，男人怀孕生孩子，母鸡下出石头蛋。我们不谈希望，别让希望弄得你走投无路。小妹，你知道我不是什么充满希望的火种，但只要我碰见个稍有点热气的人，就会急不可耐地燃烧。我讨厌冷若冰霜的人，我讨厌苦瓜脸，讨厌扛着棺材过活的人，还有那些三棍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也不是好东西。

小妹，尽管喝。今天哥请客。别担心哥没法向你嫂子交代，她要知道这份工资全喝完了，准会闹翻天，要哄你嫂子不难，我说有个朋友家里死了人，借了我的钱，她准相信。帮助朋友，应该。放心喝吧，小妹。你看哥在老婆的夹缝里求生存，多不容易。

“有时，我真想卡死她！”

小妹咧开嘴笑，不相信我？小妹，要相信我，你嫂子叫我难受。我抽烟也提心吊胆，我说没抽，她吻出烟味，逼着我发誓不再骗她。她和妈一个样，总叫我心烦意乱。我的确想卡死她，有天夜里，我一脚蹬在她的肚子上，这很明白，我潜意识里有这个念头。小妹，别怕，只要我不糊涂，就不会弄出人命来。除非我神志不清，那就难说了。我能把握自己，她还有用，我犯不着去强奸妇女。

小妹举杯，我也举杯，我们一饮而尽。

周围的一切摇摇晃晃，究竟是你摇还是我晃，我真有点吃不准。我狠甩了脑袋几下，极力想把满脑袋杂七杂八的东西清理一

番。太迟了，现在想把舒适固定下来，全没希望。我很明白我是清醒的，别以为我糊涂，我完全没理由摇晃，活像那些醉汉。酒是好东西，但你得掌握酒，别让酒掌握你，这和做人的道理一模一样，否则就糟透了。我见识过那些烂醉如泥的家伙，他们躺在地上，像一堆废物。我们公司有不少废物被人家当作垃圾处理掉了。他们还不知道呢。这些人真可怜，活了几十年还稀里糊涂。我活着，绝不会被人糊弄。我不算倒霉，就算倒霉，心里也清楚。

我们走在大街上。小妹唱歌，夜半歌声真好听。我喜欢听她的歌声，她唱什么都叫人舒服。路上的人也停下来听小妹唱歌。

小妹摇晃着唱《国际歌》，我好久没听人这么起劲地唱《国际歌》了。吃花生米下酒最过瘾，看来没有比喝完酒唱《国际歌》更棒的了。我也扯开喉咙唱，唱它个热血沸腾。我这辈子除了《国际歌》外，没唱过一首称心如意的好歌。没想到张开口，唱了一句没下句，我把词忘得一干二净。

小妹真棒，步子尽管歪扭，歌声多么嘹亮。

怎么就到家了？

是我自己的家。

小妹呢？我送小妹回家了。

老婆，你瞪着我干啥？我是喝酒去了。我想喝酒就喝，我用我自己的钱喝酒，这犯法吗？老婆，你滚一边去，别对着我瞎嚷。我知道我该干什么，我知道你最爱撒娇，撒起娇来没完没了。怎么你硬梆梆的？竖在那像一块生锈的老铁，我受不了。我哄你哄够了，我不想亲你的额头。该结束了，你滚远点，你不喜欢我，我还不高兴看见你呢。怎么？姐夫还在这里。我不让你送我，你偏要送我，多余。你要用绳子捆我？你没有逮捕证。你没有权利捆我，我学过法律。我告诉你，我没醉，我不醉。你们怕我破坏钢琴？你们打错主意了。这几千块钱的钢琴是我买的，我舍得吗？

谁要破坏，我就砸烂他的脑袋！这钢琴，老婆不会弹，我也不会弹，是给不知何年何月出生的孩子买的。这年头兴这一套，人有我有，可不能落后。我会破坏钢琴吗？这钢琴，听：1·2·3。我能弹，我没醉。老婆，你不能联合姐夫来对付我，我不会破坏钢琴。这钢琴要给娃娃留着，我一百个清楚。姐夫，你回家吧，“Good night”姐夫，知道？这是英文，这是美国英文！美国是什么意思？美丽的国家。英文是什么意思？英雄的文字。懂吗？老婆，傻蛋！你什么都不懂。别绷着脸，答应我，我跪下来求你，真的，我就跪下来，我做人做鬼都无所谓。我跪，真舒服，跪在老婆面前，心无杂念，真舒服！你瞪眼睛干嘛？瞪吧，瞪吧，你只会瞪眼睛，只会放屁，臭不可闻，不准抽烟，不准喝酒，统统臭不可闻。烟酒对我健康有害，有害又怎么样？短命长命一个样，我不要长命，我不抽烟不喝酒，我就活不了，知道吗？傻蛋！你怎么半点都不理解我？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你怎么这样傻？就不能聪明一点点？只要心领神会一点点，我就高枕无忧了。在你的愚蠢压迫下，我会疯的。你得承认，承认你蠢，承认了，我才能睡觉，你快承认，你不承认，我会失眠。想想，我们怎么会结了婚。我可是有我的梦想的，她美丽聪明，温柔体贴，我多么畅快，多么舒服。我热恋过的小舟比你强一万倍，你又高又瘦，还没胸脯，光有一张大嘴巴。她是只天鹅，软绵绵的，叫我心头震荡。在飞机场送我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吻我，人人都睁大羡慕的眼睛，她还能拍案而起，柔中带刚，你呢，净会咧嘴哭，把自己弄成一副受害者的模样，最重要的，我和她无话不说，好话坏话都能说，这叫沟通，你不懂，我和你谈不拢，说不清。她的脸多白多嫩，你的脸天天用洗脸奶，却又粗又黑。我不忍伤她，一点点重的话，我都不愿说，这就是爱！可你，我恨不得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淹死你。你掉眼泪，受折磨，我就高兴。懂吗。蠢东西，我可怜我自己，把自己拴在你

这头蠢驴上。这辈子没好日过。在外头是满腔苦水往肚里回，在家里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。我里里外外不是人，可得活下去，活到死。啥时候能死？让我比你先死，你要给我戴孝，你要给我守寡。我最好能舒服死，比如说，坐飞机死，眨眼炸了。死了，最好。我坐了上十趟飞机，都是安全降落。千万别让我中风不死，像我祖母那样，只有脑袋能转，四肢动弹不得，拖几年，活受罪，精神肉体受尽折磨。老婆，放过我吧，让我安安心心睡一觉，做个香甜梦，别再盘问我，高抬贵手吧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让着点儿，别让我自个儿羞愧难言，我不在乎妻管严，我在乎没有老婆，你天天大动肝火，指桑骂槐，身体会一天天坏下去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办？有了你，日子不好过，我整个人都由你发配，吃饭、睡觉、洗澡、穿衣、性交、抽烟喝酒、吃鹿尾巴精，甚至放一个屁，也离不开你的领导。可没有你，我一塌糊涂。每天三顿饭得自己做，衣服得自己洗，还得交水费、电费、清洁费、电话费，更烦人的是找人修水龙头和热水器。几点钟取鲜奶？三明治要烤几分钟？这乱七八糟的破事会搅得我血液上头，七窍生烟。这样的日子，比中风不死，更可怕。老婆，你好好地管我吧，我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，我一天只要能抽 12 根烟就服从领导。你过去订的十根烟标准实在太低，我只要 12 根烟的自由，就能好好地活，这 12 根烟由我自己控制，你不要管，让我有点儿自由的感觉。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老婆，给我自由吧！12 根烟的自由，我非争不可。至于酒，我为什么要喝？你听我说，我们只有一个小妹，她失恋，我当哥的能见死不救吗？我陪她喝酒，要不陪她，她也许会轻生，会干蠢事，酒解千愁，酒是好东西。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是那些酒太糟了。或者有人要害我们，故意混了酒。小妹醉了，我还行，我顶得住，不是猛龙不过江嘛！老虎我也能打死几条，你

别大惊小怪。目前要稳定小妹情绪，不要责备她。她不要王先生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怎么？你不知道，对，对，你不知道。糟，小妹叫我保密的，你可不能问我了，一问，我就对不起小妹了。你要明白，小妹是好样的，其他甭管，我们要尊重小妹的选择。不，不对。你不能说我是阿Q，我最讨厌阿Q。柳柳！你什么样的批评我都接受，这点我坚决反决。我不像阿Q，倒有点像邓世昌，《甲午风云》里的邓世昌，正气凛然，硬骨头中国人，他长相没我棒，一张脸活像桔子皮，他骨子里像我，我对洋人不卑不亢，特别是东洋人，我心里总端着一本老帐，绝不会奴颜卑膝。要放心，我不是3岁孩子，我会处理自己的事情。我最恨软骨头，流着鼻涕的软体爬虫，我最恨这些东西，见了它，就鼓起捉奸的勇气，非干脆利落消灭它不可。我是这种血不水不水的天敌。什么叫天敌？天敌就是老鼠见猫，我是一条光吃鱼常打瞌睡的猫。我能吃能喝，毕竟是条好猫，什么都不在乎的好猫。怎么搞的，嗓子干巴巴，想喝水。我没有醉！不可能酒精中毒！别吓唬我，你千万别禁酒，要禁酒，我宁可只抽十根烟。我们都退一步吧。柳柳，我可怜的妻，你们当医生护士的，总爱神经过敏。可怜的柳柳，你怎么又哭了？别哭，别哭，你一哭，我就六神无主，你掉眼泪我怎能睡好觉？今天的事，我悄悄给你认错，别哭，我替你擦眼泪，我看见泪，心会酸。我受苦受难的妻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吃鸡肉，你吃鸡皮。我吃鱼肉，你吃鱼头。你疼我，我明白。可我也千方百计讨你欢心，你说那粗毛衣最合适我穿，我恨那些箭头花纹，为了你，一咬牙穿上了。我们不能吵，风平浪静好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才叫夫妻恩爱。吵吵闹闹大伤元气。你得想想我的好处：你要我补脑，吃鱼脑袋，猪脑袋，我从小就怕粘乎乎的东西，也只要一古脑儿吞下去。你说我脸脏手脏头发脏，我天天洗澡洗头。你说我放屁不能在吃饭的时候放，我饭前总跑到阳台上把肚

里臭气清除一番。你规定我们一星期只能同房一次，我憋不住睡不着，为了坚决抵制强奸你的私心杂念，只好偷偷摸摸坐在马桶上抽烟。我不抽烟？你不怕强奸吗？我委曲求全，度日如年，都因为你啊！我的柳柳，而你还不满意，对我横加指责，我心酸不止，真真正正不知如何是好。见鬼去，都见鬼去。难啊，做人真难。什么家庭关系，我总算弄清楚了，不是听你，就是听我的，做不成将军，就得当奴隶。这是千真万确的家庭关系，你能说不是吗？比如说炒菜，你说太咸，我说正合味，为这事，我要和你干几仗，实在太滑稽了。咸不咸、淡不淡，原来与这咸咸淡淡大有关系。你不是总有两口气憋在心头，吐不出来吗？吐不出，就得往肚里咽，咽不下，就得放屁。我算服了，不是说中国人不配讲民主，总得有个皇帝高高在上？我活该倒霉，既做不成说一不二的皇帝，就老老实实做个推三就四的丈夫。所谓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不就是推三就四吗？所谓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不就是推三就四吗？所谓少数服从多数，不就是推三就四吗？我们夫妻之间能说一不二吗？你就不怕五雷轰顶？

我送姐夫出门的时候，又看见那只防盗眼，它正冷冰冰地瞅着我。